

三國誌
四

曹操煮酒論英雄
素車名起烏衣三軍
補正平裸衣罵賊
國賊行凶殺貴妃
火王山關公約三事
袁奉初擄兵折將

關公賺城斬車胄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曹操下毒連州
皇叔敗走投袁紹
救白馬車操解重圍
關雲長挂印封金

共二十一

21
2119
5



219
5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四

聖嘆外書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天子血詔從許田起見諸臣定盟亦從許田起見馬騰之知玄德以雲長而知之馬騰之知雲長以許田而知之想見許田當日曹操之橫氣焰逼人雲長之怒鬚眉皆動文有敘事在後幅而適為前篇加倍襯染者此類是也

兩雄不並立不並立則必相圖操以備為英雄是操將圖備矣又逆知備之必將圖我矣備方與董承等同謀而忽聞此言安得不失驚落筭耶是因落筭而假託聞雷非因聞雷而故作落



筋也若因聞雷而故作落筋以之欺小兒則可豈所以欺曹操者俗本多訛故依原本校正之

一震之威乃至于此只淡淡一語輕輕溷過妙在有意無意之間豈真學小兒掩耳縮頸之態耶古史所載後人多有誤解之者卽如項羽困于垓下聞漢兵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盡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是張良韓信欲使羽疑彭城已失亂其軍心耳今人看千金記誤以楚歌爲思家之曲勸楚人還鄉夫楚人有家漢人亦有家將解散客兵而先解散我兵爲之奈何不知作傳奇者不過分外救點以圖悅目而乃錯認其事訛以傳訛寧不爲識者所笑此時孫策在江東曹操更不以英雄許之直待後來孫權承襲乃始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然則此老眼力大是不謬當青梅煮酒之日英雄只有兩人鼎足尚缺其一

也

自車胄爲雲長所殺而曹操之兵端起矣玄德之不欲殺胄者以此時衣帶詔未洩董承謀未露尚欲與操羈縻勿絕陽和而陰圖之耳英雄作事須要審勢量力性急不得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計雲長直心人別無此等肚腸兩人同具豪傑却各自一樣性格雲長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雲長者亦在此

此卷敘劉曹相攻之始而中間夾寫公孫瓚并袁術二段文字瓚之事只在滿龍口中虛寫術之事却用一半虛寫一半實寫不獨瓚術兩人于此卷中收場而玉璽下落亦于此卷中結局前者漢帝失玉璽今者玉璽歸漢帝相去十數卷遙遙相對而又預伏七十回後曹丕受璽篡漢之由有應有伏一筆不漏一

筆不繁每見近人紀事敘却一頭拋却一頭失枝晚節病在遺
忘未說這邊手忙脚亂病在兀雜今試讀三國演義其亦可以
閣筆矣

董承義狀上大書左將軍劉備備之繼正統而無愧者此也只
左將軍劉備五字消得漢昭烈皇帝五字昔漢高祖項羽詔曰
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名正言順海內歸心今玄
德既奉衣帶詔以討賊則仗義執言武侯之六出祁山姜維之
九伐中原皆自此詔始矣然備于斬車胄之後何不便將此詔
布告天下乎曰詔詞本以賜董承者也董承在內若遽暴之恐
害董承故也待承死而後此詔乃昭然共被于海內耳
瓚之亡也積粟三十萬衛之亡也剩麥三十斛糧多亦亡糧少
亦亡何也曰二人之無謀等也無謀等則糧之多少無異也然

瓚生平尚有薦立德之一節可取若袁術生平直是一無足取

初以不發糧而誤人既乃以絕糧而自斃天之報施誠不爽哉

却說董承等問馬騰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立德在

此何不求之因董承轉出馬騰因馬騰轉出立德承曰此人雖係

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立德依附董卓同一識見騰曰吾

觀前日圍場之中曹操迎受眾賀之時雲長在立德背後挺刀欲殺

操立德以目視之而止前卷事又在馬騰眼立德非不欲圖操恨操

牙爪多恐力不及耳立德心道着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

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眾皆散去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徑往立德

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立德出迎請入小閣坐定關張侍立于側立德

曰國舅黃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恐操見疑故黑夜

相見立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動

目搖頭而退之何也問得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

某獨見之不說馬騰看見竟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

不覺發怒耳承掩面而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平哉

語殊憐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為何憂

皇叔故剖肝瀝膽以相告公何詐也玄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

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

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种輯四議

郎吳碩五昭信將軍吳子蘭六西涼太守馬騰忽將前六人于此處

眼中看玄德曰公既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

名立德亦書左將軍劉備大書字畫五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

再請二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必奏足十人可玄德曰切宜

緩施行不可輕洩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

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計那平種瓜是無聊關張二人

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學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

也此處且不說明二人乃不復言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在後園澆

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

曰有甚緊事不特立德驚疑即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殺玄德

只得隨二人入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赫殺讀者至此必

說得立德面如土色讀亦吃操執立德于直至後園曰立德學圃

不易立德方纔放心忽起忽落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

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

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津由是不渴在張繡事已

此處補出一段今見此梅不可不賞想張濟妻不又值煮酒正熟

聞文妙紀妙絕

故邀使君小亭一會恐是觀物使人未能忘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教得閒閒雅夜飲酒又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挂景自不同操與玄德凭欄觀之儼如一幅畫圖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間來玄德曰未知其詳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從龍說起漸漸說到英雄又漸至而先有雷雷之將操曰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一未收呆詐南操曰既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為英雄操曰因術稱帝故首舉術為問不知術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之龍非真龍備之問亦是

袁術即于此卷中結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為後文求救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為後文伏線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為後文伏筆此下二段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看低當世玄德曰有又變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為後文借寓操曰孫策籍父之名非英雄也看低當世玄德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為後文八州伏筆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看又變一樣文法操曰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連問三人又變一樣天下多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連問三人又變一樣及馬騰者正與備共立義狀故隱之耳袁術袁紹劉表孫策張繡韓遂事之已見前文者也劉璋張魯事之尚在後文者也前文于此再此先一提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皆降曹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只是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

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自負玄德曰誰能當之倒問

妙甚不但不自以為英雄且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

惟使君與操耳心相待不曾當面說今番酒後不覺一語道破

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筋不覺落于地下半响道破安得

驚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筋曰一震之威

乃至于此為甚破英雄便爾舉止失措曹操心多安得操笑曰丈

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有意無意之間

將聞言失筋緣故輕輕揜飾過了靈警操遂不疑玄德瞞過後人有

詩讚曰

勉從虎穴暫趨身

說破英雄驚殺人

巧借聞雷來揜飾

隨機應變信如神

大兩方住見兩箇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刀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

操視之乃關張二人也與鴻門會樊噲排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

回聽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此處不說二

後文雲長聞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真好却見玄德與

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方說天上之龍席操問二人何來雲長

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

用項莊項伯乎語甚玄德亦笑到底只是假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

驚語更趣甚樊噲曾不容有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

曰險些驚殺我兩箇吃驚即讀若亦會吃驚玄德以落筋事說與關

張關張問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前日不

乃補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我故失驚落筋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

以揜飾之耳干玄德口中將關張曰兄真高見操次日又請玄德正

飲間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操召入問之寵曰公孫瓚已被袁

紹殺了

紹破了一段大文只在滿籠口玄德急問曰願聞其詳前磐河之戰
係此處不寵曰瓚與紹戰不利築城圍圈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
得不急問京樓積粟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有被紹圍者眾請救之
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戰矣遂不肯救瓚之失
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瓚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
為紹軍所獲後陳林檉中瓚又遺書張燕暗約舉火為號裏應外合
下書人又被袁紹擒住却來城外放火誘敵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
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放起火來
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全家都被火焚了前文曹操破呂布
紹破公孫都用虛述一今袁紹得了瓚軍聲勢甚盛紹弟袁術在河
詳一畧皆敘事妙品南驕奢過度不恤軍民眾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于袁紹紹欲取玉
璽術約親自送至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也

丞相作急圖之

本是在探聽袁紹却

玄德聞公孫瓚已死追念昔日薦

己之恩不勝傷感

回顧前文如干式

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放心

不下

不獨立德欲知其下落即讀者亦急欲知其下落乃此處偏不

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箇脫身之計更待何時遂起身對操曰術

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術可擒矣可見青梅煮

便說他英雄操笑曰來日奏帝即便起兵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

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朱靈路昭二人同行奸狡玄德辭帝帝泣送

此時董承想已速消息玄德到寓星夜收拾軍器鞍馬挂了將軍

印催促便行之極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玄德曰國舅寧耐某此

行必有以報命承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完却上文立義

關張在馬上問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
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羈絆曹操比備

在網羅之中與魚鳥無異因命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行此句亦時郭嘉程昱者較錢糧方回虧得二人出外知曹操已遣立德進兵徐州慌入諫曰丞相何故命劉備督軍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為豫州牧時某等請殺之丞相不聽又將前今日又與之兵此放龍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程昱直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敵萬世之患望丞相察之郭嘉只欲操然其言遂命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立德轉來許褚應諾而去讀者至此又却說立德正行之間只見後面塵頭驟起謂關張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營寨令關張各執軍器立于兩邊如所殺狀掄卷情之必謂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營見立德立德曰公來此何幹褚曰奉丞相命特請將軍回去別有商議立德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過君又蒙丞相約語今別無他議公可

速回為我稟覆丞相激語亦不許褚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將他言語回覆另候裁奪便了遂辭了立德領兵而回許褚一去又如江潮忽起許回見曹操備述立德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可知其心變矣操曰我有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立德未必敢心變道二人同去之况我既遣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立德了却曹後人有詩歎立德曰東兵秣馬去匆匆心念天言衣帶中撞破鐵籠逃虎豹賴開金鎖走蛟龍却說馬騰見立德已去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又安放馬立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立德回家探視老小一向空身在京家小自在徐一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為後劫術勢甚衰乃作

書讓帝號於袁紹紹命人召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
徐州來立德知袁術將至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著先
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鬪無十合張飛大喝一聲刺紀
靈于馬下看紀靈如此無用知轅門射戟時立德軍奔走袁術自引
軍來聞立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立德自引兵居中
與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反逆不道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
當束手受降免你罪犯袁術罵曰織蓆編履小輩安敢輕我還是虎
面孔今日麾兵起來立德暫退讓左右兩路軍殺出殺得術軍屍橫
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高山雷薄陳蘭劫去錢糧
草料欲回壽春又被羣盜所襲代漢當塗竟成虛識公路只得住于
江亭止有一千餘眾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
斛分派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昨日惟位

垂拱平章不得飽饑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有
食飯只得饑厭糟糠
蜜水術坐于牀上大叫一聲倒于地下吐血斗餘而死未曾吃血水
時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 無端袁術太猖狂 不思累世為公相
一使欲孤身作帝王 強暴枉誇傳國璽 驕奢妄說應天祥
渴思蜜水無由得 獨臥空牀嘔血亡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奪得
玉璽赴許都獻于曹操操大喜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
為後文曹不受却說立德知袁術已喪寫表申奏朝廷書呈曹操令
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城招諭流散人
民復業愛民是第一作用且說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立德留下軍
馬操怒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彧又

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朱靈路昭既無可奈何車胄又復何用操從其計暗使人

來見車胄傳曹操鈞旨胄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

劉備出城招民不日將還將軍可命軍士伏于壘城邊只作接他待

馬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住後軍大事濟矣胄從之陳登回見

父陳珪備言其事珪命登先往報知玄德登領父命飛馬去報曹書

與車胄而不寫書與陳登父子者以其素與玄德相善故耳車胄無謀乃反與登商議宜其死也正迎着關張報說

如此如此本要報玄德却先原來關張先回玄德在後註一張飛聽

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壘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可殺

車胄乘夜扮做曹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飛然其言那部

下軍原有曹操旗號衣甲都同本是朱靈路昭當夜三更到城邊叫

門城上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胄急

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胄乃上城回言

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車胄此時頗有主意城下答應只恐劉

備知道疾忙開門妙車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只得

披挂上馬引一千軍出城跑過吊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

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叫曰匹夫安敢懷詐欲殺吾兄車胄大驚

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前曾

我在城上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來手起一刀砍于馬下陳登本欲

射住後軍關張却先斬車胄變幻之極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眾

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皆安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

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操若來如之奈何是

心雲長曰弟與張飛迎之是直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

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玄德曰殺了曹

操心腹之人如何肯休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操正是

既把孤身離虎穴 還將妙計息狼煙
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來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薦劉備者公孫瓚也殺公孫瓚者袁紹也歸袁紹者袁術也攻袁術者劉備也然則欲使袁紹救劉備不獨劉備意中以為必無之事即讀者意中亦以為必無之事矣乃劉備偏往求之袁紹偏肯救之操之與備合而忽離紹之與備離而忽合讀其前卷更不料有後卷事之變文之幻真令讀者夢亦夢不到也陳登欲求援兵試掩卷猜之必以為求救於馬騰矣乃舍馬騰而求袁紹何也曰馬騰雖同受衣帶詔而徐州之發使於西涼

也遠冀州之進兵於許都也近且馬騰勢小袁紹勢大舍其遠者小者求其大者近者亦是英雄見識

立德之求袁紹也以鄭玄為之介紹而首卷敘述立德生平早有師事鄭玄一語遙遙伏線且鄭玄盧植俱為立德所師而盧植詳見前文鄭玄直至此處方纔出現一先一後參差錯落極敘事筆法之妙况又於關公斬將之後袁紹興兵之前忽然來敘馬氏歌姬鄭家詩婢一段風流文字真如霹靂火中偶雜一片清冷雲也

曹操十勝袁紹十敗之說於第十八卷中見之竊謂繼此以後必敘袁曹交鋒之事乃隔著數卷直至斯篇方始起兵相持而猶未交鋒也各各奮勇而來各各解散而去虎頭蛇尾可發一笑只因袁紹性格不出謀士料中遂使三國文字竟出今人意

外

或疑曹操見檄必怒以宜增病而病反因之而愈其故何也曰此與聞許劭之言而大喜同一意也人莫能識其奸雄而有人焉能識之彼亦自以爲知己人莫能斥其罪惡而有人焉能斥之彼亦自以爲快心今有諛人者諛得不著痛癢受諛者必不樂然則罵人者罵得切中要害受罵者豈不覺爽乎武嬰見駱賓王檄嘆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使武嬰見檄而怒罵賓王便不成武嬰使曹操見檄而怒罵陳琳便不成曹操矣事之成敗不足論而文人之筆千古常伸袁本初雖不能勝曹操徐敬業雖不能除武嬰而陳琳賓王之文至今膾炙人口卽謂曹操已爲陳琳所殺武嬰已爲賓王所誅可也吾所惜者賓王數武嬰之惡已盡陳琳數曹操之惡未盡蓋陳琳草檄之時

董妃尚未死伏后尚未弒董承等七人及孔融耿紀等尚未遇害故數操之惡止數得一半耳然而操已聞而汗下矣若使於董妃既死伏后既弒董孔諸人既遇害之後再邀陳琳之筆以罵之其痛快又當何如哉

當劉備立公孫瓚背後之時劉岱固儼然座上一諸侯也孰意今日乃俯首而爲曹操爪牙又被關張提起放倒呼來喝去直如小兒豈不可恥之甚乎今之居上座者切宜仔細慎勿爲立人背後者所竊笑也

立德獲代出忠二人而不殺尚欲留爲講和之地其與袁紹之頓兵河朔遷延不進毋乃同耶曰否紹之力足以戰而不戰備之力不足以戰故不欲戰袁紹性慢是無主意劉備性慢是有斟酌

却說陳登獻計於立德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諸郡帶甲百萬文官武將極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回想磐河一紹似平極難乃陳立德曰紹向與我未通往來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登偏計及此奇絕立德曰紹向與我未通往來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其一書致紹紹必求相助奇絕此立德問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奇絕此立德猛省曰莫非鄭康成先生乎不用陳登說出登笑曰然也原來鄭康成名立德好學多才嘗受業於馬融融每當講學必設絳帳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環列左右立德聽講三年目不邪視風流先生偏有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融嘆曰得我學之秘者惟鄭此道學門生生融一人耳立德家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忤立意立德命長跪階前一婢戲謂之曰胡為乎泥中此婢應聲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風雅如此道學主人偏有此風流侍婢或曰先生有歌姬弟子亦有詩婢如是先生風流弟子亦風流也予笑謂不然有如此婢而忍使跪

於泥中是道學不是風流於泥中是道學不是風流桓帝朝立官至尚書後因十常侍之亂忙中夾敘此一段間文甚棄官歸田居於徐州補應立德在涿郡時已曾師事之與第一卷中文游絲至及為徐州牧時時造廬請教敬禮特甚立德初到徐州時此一落事却從此處補出當下立德想出此人大喜便同陳登親至鄭玄家中求其作書立德慨然依允寫書一封付與立德立德便差孫乾星夜齋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自忖曰立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以鄭尚書之命不得不往救之袁紹素不相親却用鄭遂聚文武官商議興兵伐曹操謀士田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不可復興大軍宜先遣人獻捷天子獻滅公孫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然後提兵屯黎陽更於河內增益舟楫繕置軍器分遣精兵屯劄邊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一箇不要與兵謀士審配曰不然以明公之神武撫河朔之強盛興兵討曹賊易如反掌何必遷延日月一箇要與兵是

戰謀士沮受曰制勝之策不在強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提照公孫瓚今棄獻捷良策而興無名之兵竊為明公不取兵是一箇不要戰謀士郭圖曰非也兵加曹操豈曰無名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愿從鄭尚書之言與劉備共仗大義勦滅操賊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實為幸甚又一箇要與兵是四人爭論未定袁紹躊躇不決沒主意忽許攸荀諶自外而入紹曰二人多有見識且看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有書來令我起兵助劉備攻曹操起兵是乎不起兵是乎二人齊聲應曰明公以眾克寡以強攻弱勢是以討漢賊以扶漢室是以起兵是也又雨箇要與其的紹曰二人所見正合我心便商議興兵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先令孫乾回報鄭立并約立德准備接應一面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諶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十五萬步兵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分撥以定郭圖進曰明公大舉伐操必須數操之惡馳檄各郡聲罪致討然後名正言順只因郭圖數語引出紹從之遂令書記陳琳草檄琳字孔璋素有才名桓帝時為主簿因諫何進不聽遷應第二復遭董卓之亂避難冀州紹用為記室忙中又夾叙極當下領命草檄援筆立就其文曰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數句作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汚辱至今永為世鑒將數操祖曹騰之惡故及臻呂后季年產呂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勃朱虛劉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大宗漢文故能王道興隆光明

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將數曹操之惡又先以呂產呂而

以朱虛此玄德也。以上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瑄徐璜

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惡以上先罵其祖父嵩乞句携養

嵩本姓夏侯騰乞句為己子故因賊假位與金輦鑿諭貨權門竊盜

日乞句携養事見第一卷中因賊假位與金輦鑿諭貨權門竊盜

鼎司傾覆重器世三公家世甚美故先將曹氏家世醜詆一番操

贅關遺醜指騰本無懿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此方數幕府

謂董統鷹揚掃除兇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

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

犬之才爪牙可任此敘紹與操其事之由事見第五回中。本為

偏將此文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指榮

人曲筆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操自領

是紹居功亦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此言紹第一

謂操實羊質而被以虎文乃紹獎

成其威福也秦帥是則用孟明事而操遂不資跋扈恣行凶忒割

剝元元殘賢善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

色論不可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事見第十回中自是士

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

布事見第十回中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

叛人之黨呂布指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

事在第十回中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此言紹第三則幕府無

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總頓一筆歷言操無狀而紹包

後會鸞駕反旆羣賊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罪逞離局之亂

紹未勤王此處幹旋得好北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

繕脩郊廟翊衛幼主謂是紹所使亦是曲筆乃操便放志專行脅

遷當御省禁駕御謂甲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

第一才子書

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究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彪為司空又為司徒享國極位操因緣皆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事見第二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事亦見第二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兄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攻徐州所過塚冢皆問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此等名已乃時人呼之耳非操所過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盜賊之態汙國害民毒施人鬼操初時無頓後頗好名淡諱前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曹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

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三句將前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言紹猶不棄操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事見第二十一回中以上言紹屢次而曲在今乃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車之隧當車語見莊子螳螂舉前兩足狀如執斧故云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張戟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有獲之士中黃夏育烏長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大行青州涉濟漯紹甥高幹為并州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相結掎擊也雷震虎步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燦炭有何不滅者哉前言我直彼曲是理

勝此言我強彼弱是勢勝也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餘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讐敵若回旆反徂登高崗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此言操無可戰之將勢固易破素白也揮幡方今漢室陵遲綱維也絕聖朝無一介之補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此言操有篡逆之漸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違眾旅叛助叛人言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名哲不取也此段絕即曰幽并青冀四州並進紹子幽書到荆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建忠將軍指張繡

張繡勒兵求助矣

州郡各整義兵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此段廣我之功又應起處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

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福之難如律令

紹覽檄大喜即命使將此檄遍行州郡并於各處關津隘口張挂檄

文傳至許都時曹操方患頭風卧病在牀頭風二字近為吉平事左

右將此檄傳進操見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

床上一躍而起陳琳之文勝是華陀之藥顧謂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洪曰聞是

陳琳之筆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畧濟之陳琳文字雖佳其如

袁紹武畧之不足何言方赫得汗出便強遂聚眾謀士商議迎敵孔融

聞之來見操曰袁紹勢大勢大猶婉詞也不可與戰只可與和荀彧

曰袁紹無用之人何必議和融曰袁紹土廣民強其部下如許攸郭

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受皆忠臣也顏良文醜勇冠三軍

其餘高覽張郃淳于瓊等俱世之名將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此時

便有左祖袁紹之意為或笑曰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

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

內變歷詆眾謀士之短俱確中其病可見知已顏良文醜持匹夫之

勇一戰可擒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荀彧此一段話與

應孔融默然操大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遂喚前軍劉岱後軍王

忠引兵五萬打着丞相旗號去徐州攻劉備原來劉岱舊為兗州刺

史及操取兗州岱降於操操用為偏將故今差他與王忠一同領兵

百忙中夾補前操却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恐劉

岱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為後二人權且處張聲

勢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紹再勒兵破備劉岱王忠領兵去了曹操

自引兵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

至十月原來許攸不樂審配領兵沮受又恨紹不用其謀各不相和

不圖進取果應荀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方起兵時先無主張故

操乃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總

督大軍屯於官渡操自引一軍竟回許都袁曹究竟未嘗交手

備一且說劉岱王忠引軍五萬離徐州一百里下寨中軍虛打曹丞

相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這裡立德也不知曹操虛實未

敢擅動亦只探聽河北忽曹操差人催劉岱王忠進戰二人在寨中

商議岱曰丞相催促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

主將如何先去二人互相推諉亦如審配許攸等忠曰我和你同引

兵去岱曰我與你拈閻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袁紹與六人謀

操使二人戰則拈其先者只得分一半軍馬來攻徐州立德聽知軍馬來請陳

則拈其先者

登商議曰袁本初雖屯兵黎陽奈謀臣不和尚未進取曹操不知在何處聞黎陽軍中無操旗號此事却從玄德如何這裡却反有他旗號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却故意不建旗號乃於此處虛張旗號吾意操必不在此登之料操亦玄德曰兩弟誰可探聽虛實張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汝為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拏將來快人快語雲長曰待弟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時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亂飄纔見青梅如豈又早白雪如花忽而盈酒忽軍馬皆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想見赤面綠袍人在大叫王忠打話忠出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有話說忠曰丞相豈肯輕見你雲長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鎗來迎兩馬相交雲長撥馬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回馬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攔截

不住恰待驟馬奔逃雲長左手倒提寶刀右手揪住王忠勒甲緣拖下鞍轡橫擔於馬上回本陣來王忠直如此王忠軍四散奔走以雲如湯滾雪亦雲長押解王忠回徐州見玄德玄德問爾乃何人見居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奉命教我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實不在此老實人老實原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豎下待捉了劉岱再作商議雲長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將來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為解和之地此時尚欲求和以袁紹既下決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卓時也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虎牢關事已隔十餘回飛曰量此輩何足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壞了他性命候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快人快語玄德遂與軍三千飛引兵前進

却說劉岱知王忠被擒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
 張飛越不敢出如此人使當到備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
莽人忽然用計未嘗莽也傳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日間却在帳中飲
且正妙在以莽惑人耳酒奇絕詐醉尋軍士罪過打了一頓縛在營中曰待我今夜出兵時
 將來祭旗却暗使左右縱之去奇絕軍士得脫偷走出營徑往劉岱
 營中來報劫寨之事劉岱見降卒身受重傷遂聽其說虛劉空寨伏
 兵在外是夜張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劫寨放火却教兩
 路軍抄出他寨後着火起為號夾擊之三更時分張飛自引精兵先
 斷劉岱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中放火劉岱伏兵恰待殺入張
 飛兩路兵齊出岱軍自亂正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前在雪光中
在火光中照耀黑腹劉岱引一隊殘軍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
樣怕人敵軍安得不潰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合早被張飛生擒過去餘眾皆降飛使

此大當在

犬豕何堪共虎鬪

魚鯢空自與龍爭

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禰衡孔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修事操者也孔
 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禰衡則不事操而并不屑與操
 周旋者也三人皆為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
 死亦惟衡獨蚤操自負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
 夷傲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
 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
 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乎操之出使正

平于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虞黃祖之遠殺之也先儒有伐曹操責黃祖書備言此意予曰不然為此說者未知禰陳兩人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于事操禰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為不殺琳而必殺衡與為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便不當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刀于表表復借刀于祖是與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耳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為惋惜雖然天地莫救也古今夢緣也人生

此書在上

人先報入徐州立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莽今亦用智吾無憂矣乃親自出郭迎之非獎勵其勇也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其意立德曰不用言語相激如何肯使機謀飛大笑立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冒瀆望乞恕罪還以兖州刺史待之遂迎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立德曰前因車胄欲害備故不得不殺之丞相錯疑備反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受丞相大恩正思報效安敢反耶二將軍至許都望善言為備分訴備之幸也甘言卑詞一味虛假還劉岱王忠曰深荷使君不殺之恩當於丞相處方便以某兩家老小保使君立德稱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郭外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聲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沒分曉捉住賊將如何又放了諛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顛張飛睜眼挺鎗趕來背後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

第一才子書

卷之四

三

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兄長放了吾弟如何不
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關張
一收一放定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
將軍寬恕二人見雲長之刀翼德之謀亦如飛曰便是曹操自來也
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寄下兩顆頭快語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
去雲長翼德回見立德曰曹操必然復來孫乾謂立德曰徐州受敵
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邳城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立
德用其言令雲長守下邳甘糜二夫人亦於下邳安置前呂布以家
項命今立德亦以家小住下邳而出甘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
奔凌子氣人又要恐風水不如矣糜竺之妹也忽然衣敘二夫人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立德與
張飛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操具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
之徒留你何用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正是

夢魂也漢之變而為三國三國之變而為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鄲與南柯耳事之真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真夢如董承直謂之真焉可矣

嘗讀異花記見真王坐勘曹操拷之問之打之罵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予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陷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日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日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日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日燕太子克復秦讐一日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日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日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日南霽雲立滅賀蘭斯皆以天數俛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

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為太醫矣以其慈亦醫

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醫獻帝之心病是良藥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為真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為良藥斯真謂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何等也

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擊二搥令人泣下吉平血流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懷又當滿引一大白

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却因招安表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事露而首人不知有劉備至抄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于是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

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關目也

却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

失將士之心操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伐立德孔融曰方今

隆冬盛寒應前雪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孔融心向立德來可

先使人招安張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劉曄往說張

繡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賈詡乃留曄于家中次日來見

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入使

者呈上書信繡覽之亦是招安之意詡問來使曰近日與兵破曹操

勝負何如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與孔融之言相台今以將軍與荊州劉

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使者口中就便帶出劉表詡大笑曰

汝可便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袁術始

紹不能以軍法斬之繼而僭號紹不能以大義誅之責紹者正當責

其不能討術不當責其不能容術也賈詡初隨李傕後隨曹操雖有

知謀不知順逆 故其言如此 當面扯碎書叱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豈
 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操有
 讐安得相容應前第十回中事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
 伐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為重操雖弱得
 我必喜其宜從二也今之錦上添花者好向富厚處納疑曹公五霸
 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繡從其
 言請劉曄相見曄盛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
 將軍乎繡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于階下操忙扶
 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于心亂其叔母乃曰小過失虧他這副老面皮遂封繡為揚
 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操又得一謀士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賈詡
 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
只此一句引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也

攸出見孔融曰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
 任否融曰吾友禰衡字正平其才十倍於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
 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不日薦之丞相而日薦之天子於是
 遂上表奏帝其文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指漢武帝
 將弘基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
 諫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
 平淑質貞亮其一句言英才卓犖其一句言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
 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計羊武
 計帝時人安世張安世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其一段美忠
 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嫉惡若讐任座抗行在座魏文史魚
 厲節殆無以過也一段美其品只此數語誓鳥類百不如一鶚其

程昱等皆鷲鳥耳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聘詞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也詭責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一段言其少年有志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語亦奇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辭陽阿名曲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會飛兔騁裏良絕足奔放良王樂伯伯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無禮爾衡仰天

歎曰天地雖濶何無一人也開口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高祖距見齋生生責之高祖便起衡曰願聞操曰荀彧

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曹操自誇其謀臣戰將殺得參差有勢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病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完體反言之也要錢正言之也然其餘皆是衣絮飯囊酒桶肉袋耳罵得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快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異人處只豈與俗子共論乎補衡自贊亦如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孔融之贊衡

早挽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欲使張遼擊鼓鳴金操即衡不
推辭應聲而去玩世不恭有詩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
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
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奸雄作用故辱衡也來曰操于省廳上大
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
為漁陽三搥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於華木之器能作金石之音
廣陵散並稱絕調惜于今不傳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
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孟嘉落帽以
裸衣以辱曹操奸雄而遇狂士大有可觀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褲顏色不變桓溫禰衡
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明道吾露
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既聽伐鼓淵淵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汗
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

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
前既力詆其謀臣將士今却指名獨罵曹操又罵之於伐鼓之後可
謂鳴鼓而攻之矣。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禰衡罵曹於
一篇言語十分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
孟子耳盡情暢絕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時孔融在坐恐操
殺衡乃從容進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主之夢用高宗夢傅說
克役謂之胥靡傳說築牆于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荆州為使如劉
表來降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
禰衡強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
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眾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為而哭
衡曰行于死柩之中如何不哭鼓音之悲眾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
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禰衡以
頭不似彼眾人眾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衡

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螺螄然則其事曹操不過如蟻中之王螳中之長耳

衆恨而散衡至荆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譏諷表不喜表好名士而似龍而非龍者也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

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于我欲借

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

劉表使見黃祖即曹操使見劉表之意是操借刀于表而表復乞諸其鄰而與之耳衆皆稱善時袁紹亦遣使

至表問衆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禰衡在此當從何

便從事中即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

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

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舉荆州以附操

操必重待將軍矣與賈詡勸張繡相同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

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

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

官則嵩為天子之臣不得復為將軍死矣先說在前後來不得罪之表曰汝且先

往觀之吾別有主意嵩辭表到許都見曹操遂拜嵩為侍中領零陵

太守吳應韓嵩之言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禰衡又無

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荀彧雙問操曰禰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

手殺之何必再問曹操單答遂遣韓嵩回荆州說劉表嵩回見表稱

頌朝廷盛德勸表請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

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

赦之人報黃祖斬了禰衡此事不用實寫只在使者口中虛寫省筆表問其故對曰黃祖

與禰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

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

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土木偶人耶衡之視人不足死屍

即是木偶 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 此非黃祖殺之而劉表殺之亦所以取過 非劉表殺之而曹操殺之也 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于鸚鵡洲邊後人有詩歎曰

黃祖才非長者儔

禍衡喪首此江頭

今來鸚鵡洲邊過

惟有無情碧水流

却說曹操知禍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不說自己殺他又說他自殺 因不見劉表來降便欲與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

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而顧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

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 以上按下荆州一自邊 且說董承自

劉立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

見曹操驕橫愈甚感憤成疾 將敘元宵飲酒先敘元旦染病老泉詩曰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猶傍醉中來

正與此合 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

太字稱平眾人皆呼為吉平當時名醫也平到董承府用藥調治旦

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歎不敢動問 但知其身病不時值元宵吉

平辭去承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 前二十

凡而卧乃是日裏今和衣而睡乃是夜間前 因隔夜未眠此因病後困倦寫得有景忽報王子服等西人至

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諧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

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 之快暢 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從

北殺來 之極 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僮

僕可得千餘人乘今夜府中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

可失此機會 之極 承大喜隨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

綽鎗上馬 疾至此有 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一鼓眾

兵皆到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

劍刺去隨手而倒 一路看來竟似真有此快事何 霎時覺來乃南柯

一夢 半响歡喜讀至 口中猶罵操賊不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

此句不覺掃興

公乎承驚懼不能答楚莊王將有所謀必屏人獨寢恐夢中漏言正為此也吉平曰國舅休慌

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嗟歎不敢動問怡纔夢中之言

已見真情幸勿相瞞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滿朝文武不及此

醫多矣承揜面而哭曰只恐汝非真心平遂咬下一指為誓劉立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真正病源平日

不消諸公用心操賊性命只在某手中今日醫生之手皆如此之可畏承問其故平

曰操賊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

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一貼藥勝是百萬兵承曰若得如此救

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方是真正良醫不但醫董承身病并醫董時承心病且醫獻帝心病矣

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

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夫人大各人

杖脊四十將慶童鎖于冷房慶童懷恨夤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出

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前十回中馬宇為家僮所首此處董承亦同為家僮所首後詐事雖同而

文各操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輯吳碩馬騰五人

只說得異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必然是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

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見秦慶童口中妙在說得不明不白但見白

絹不見血詔但知寫字咬指不知所議謂何正如斷曹操藏匿慶童

於府中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

吉平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合休暗藏毒藥入府操之意是假病平

操臥于牀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自然不消教取藥罐

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已暗下毒藥親自送上操知有毒故意遲延

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水二鍾薑三片津不再煎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

知禮義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

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先嘗則不能進矣平日藥以治病何用人嘗平知事

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潑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

左右已將吉平執下事雖未成而吉平操曰吾豈有疾特試汝耳汝

果有害我之心遂喚二十箇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此是一操

坐于亭上將平縛倒于地吉平面不改容畧無懼怯想其懷藥入府

操笑曰量汝是箇醫人安敢下毒害我必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

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汝豈獨

我乎絕似施全操再三磨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說

則天下人皆使我來若論無人指使則更無一人使我來也今事

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箇時辰皮開肉裂血流滿

堦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處權且將息惡傳令次日設

宴請眾大臣飲酒惟董承托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

至一人因恐而不來數人因恐而皆至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我

有一人可為眾官醒酒吉平善用表汗湯今教二十箇獄卒與吾牽

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著吉平拖至堦下此是二操曰眾官不知此

人連結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大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

一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吉平被水噴醒睜目切齒而

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

足七人之數者劉玄德也若添一吉平則八人矣乃白平只是大罵

縞狀上本無吉平而慶童口中却無玄德猜測得妙八人認作七人曹操

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鍼氈座六人尚欠二人參差不齊

錯落錯落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漢操見不招且教牽去

還惡極還惡極眾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只

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

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

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

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着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

第一才子書 卷之四
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迴避了眾人六
人在一處蓋字如何賴得慶童只得六人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
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
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容子服等皆言並
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次日帶領眾人徑投董承家探
病前吉平至曹操府中看病今曹操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
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曹操賺吉平
患曹操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
是與病承舉措無地須與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承曰此人是曾攀下王子服等四
平大罵曹操逆賊見曹操便操指謂承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
人吾已拏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曹操只道一人因問平曰誰

使汝來藥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妙人心所有操怒教
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
指今如何只有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絕不抵操教取刀來
就階下截去其九指今之庸醫以十指殺人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
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為張睢陽齒操令割其舌平
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不知者讀至此必以可釋吾
縛意在此操曰釋之何礙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為
國家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堦而死立誓以殺曹操是其忠也至死
性骨最烈不意醫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
詩曰

漢朝無起色 醫國有稱平 立誓除姦黨 捐軀報聖明
極刑詞愈烈 慘死氣如生 十指淋漓處 千秋仰異名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
 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即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
 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
 證明白汝尚抵賴乎即喚左右拏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
 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曹操一向只知有義狀
今日方知有血詔一向
只知有六人今日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箇
方知有七人矣操回府以詔狀示眾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曹操此時竟欲
為董卓所為矣

數行丹詔成虛望 一紙盟書惹禍殃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嘗咏唐人弔馬嵬詩曰可憐四紀為天子不及羅家有莫愁其
 言可謂悲矣然楊妃之死死於其兄之誤國董妃之死死於其
 兄之愛君夫以兄之罪而殺楊妃今人猶為之惋惜况以兄之
 忠而殺董妃能不為之悼嘆乎哉吾以為董妃之冤冤於太真
 則獻帝之痛更痛於玄宗矣

以天子之尊而束縛於權臣不得已耳以方伯之重而牽制於
 小兒亦不得已耶衣帶詔之事既聞董貴妃之事甚慘正忠臣
 肝腦塗地之秋義士發憤立功之日而乃遷延歲月坐失機會
 天子不能保其嬪妃諸侯且欲戀其家室已之幼子有疾猶然
 繫懷君之孕嗣遭殃不為動念以四世三公代食漢祿者反不
 如一醫生之盡節良可嘆也

讀徐文長四聲猿有禰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禰衡死後之事

補罵一番殊爲痛快今恨不將陳琳檄後之事再教陳琳補罵一番也雖然惟無瑕者可以戮人袁紹不奉天子之命而襲取冀州欺韓馥又賣公孫瓚其罪一催汜之亂不聞勤王其罪二袁術僭號而不能討及術歸帝號而又欲近之其罪三爲紹計者恐我盡言以責操而操亦盡言以責我故一罵之後不復更罵耳昔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行權力而假仁義聶北之故坐視邢亡楚丘之封直待衛滅又兄弟姊妹之間多慚德焉是以其責楚也不責其僭稱王號吞併諸姬而但問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舍其大而責其小舍其近而責其遠其同此意也夫田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前則無隙可伺今則有虛可乘審時勢而爲謀惜袁紹之不能用耳然吾怪郭圖審配獨無一言何也蓋二人與田豐不和故前者豐不欲戰二人以宜戰之說爭

之今者豐既欲戰二人更不以宜戰之說助之但從自己門戶起見不從國家大事起見古來朋黨之害往往坐此唐有牛李之互持宋有朔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况袁紹一隅之主乎

爲天下者不顧家立德前敗於呂布遂棄妻小而不顧今敗於曹操又棄妻小而不顧與高祖委呂后於項羽正復相同彼袁紹室家情重戀戀小兒豈得爲成大事之人

袁紹與立德三番相見第一次在虎牢第二次在磐河第三次在冀州立德於袁紹三番求救第一次鄭玄作柬第二次自己致書第三次單騎親往紹則前倨而後恭備亦昔疎而今密非紹之賢而納備乃備之急而投紹耳前乎此者依托呂布又依托曹操後乎此者依托劉表又依托孫權笈笈一身常爲客子

然則備之為君殆在旅之六五云

操之敵紹能以寡勝眾備之敵操不能以寡勝眾是備之用兵不如操矣然為將之道在能用兵為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用兵之人備之所以敗者以此時未遇諸葛亮耳未遇諸葛雖關張之勇無所用之既遇諸葛雖曹操之智不能當之而諸葛不為操所得獨為備所得善乎唐太宗之論操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韓信善將兵一將之智也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萬乘之才也豈非操之用兵則勝於備而用人則遜於備與

却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眾謀士商議欲廢却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諫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必起兵端矣操乃止操賊幾為董卓所為而卒未為

者以自已曾討董卓故也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不特當日見者下淚即今日讀者亦為酸鼻後人有詩嘆董承曰

密詔傳衣帶 天言出禁門 當年曾救駕 此日更承恩

憂國成心疾 除奸入夢魂 忠貞千古在 成敗復誰論

又有歎王子服等四人詩曰

書名尺素矢忠謀 慷慨思將君父酬

赤青可憐捐百日 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眾人怒氣未消遂帶劍入宮來弑董貴妃此出貴妃乃董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補敘貴妃一筆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宰相面有怒容而天子大驚失色豈不奇絕操曰董承謀反陛

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操言董承而帝故意誤言董卓蓋操乃今

亦善於操大聲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周鄭交質

篇王曰無之句為之一歎今獻帝朕實不知四字正操曰忘了破指

復相似此時宰相儼如問官天子竟似罪人矣操曰修詔耶帝不能答呼詞難真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

月身孕望丞相見憐帝因孕而欲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

留此女為吾後患伏后告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后度不

身但求全其孕宰相作色帝后哀求皆絕奇之事操曰欲留此逆種為母報仇乎天子之嗣

是與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求度身孕恨不能免但泣

不認操令取白練至面前使其妹畢命於白練帝泣謂妃曰卿於

九泉之下勿怨朕躬何言之痛也讀者能言訖淚下如雨伏后亦大

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魏巍至草

春殿承恩亦枉然

堂堂帝主難相救

傷哉龍種並時捐

掩面徒看淚湧泉

操諭監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官門者斬守禦

不嚴與同罪為後文伏筆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

以為防察獻帝此府如操謂程昱曰今董卓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

亦在此數不可不除昱曰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取但當以書慰勞

勿使生疑誘入京師圖之可也為後誘出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

之勢亦不可輕敵以上將馬劉況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

心若我一旦東征劉備勢必求救於紹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故下

專策劉備又因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若不擊待其羽翼既成急

難圖矣袁紹雖強事多懷疑不決何足憂乎操以玄德為英雄不以

煮酒時談正議間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有袁紹

論相合

之憂如何嘉曰紹性遲而多疑其謀士各相妬忌此探語又添不足

憂也劉備新整軍兵眾心未服非二語為後張關部卒降曹操筆丞相

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大軍二十萬分兵

五路下徐州此五路只虛寫後八面却實敘俱妙細作探知報入徐

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隨至小沛報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

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立德修書一封此時玄德竟親

煩鄭康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前致書

成矣今又托田豐引進不啻先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書信只見紹形

容憔悴衣冠不整作怪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人

解豐曰主公何出此言紹曰吾生五子唯最幼者極快吾意婦人受

夫冰如今患疥瘡命已垂絕紹所患者不過小兒之病小兒所吾有

何心更論他事乎知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立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

乘虛而入上可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唯明

公裁之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此量時度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

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中唯此子生得最

異儻有疎虞吾命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曹昂死而曹操只言哭典

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立德可言其故儻有不如意可來相投吾自有

相助之處為後劉備投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

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歎而出真正可指○玄

德具說此事立德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兄長勿憂曹兵遠

來必然困之乘其初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此計亦可但瞞立德曰

素以汝為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用計事一將前今獻此策亦

中兵法乃從其言分兵劫寨且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响亮將一面牙旗吹折孫堅之死有風報應曹操便令軍兵且住聚眾謀士問吉凶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甚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單旗曰角旗乃青紅二色董承只因紅詔一紙白絹一幅劉備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張飛備之敗却因青紅牙旗一面文若占出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方纔東南風起吹折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為主何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為今夜必主有人來劫寨謀士所後人有詩歎曰

吁嗟帝曹勢孤窮 全仗分兵劫寨功
爭奈牙旗折有兆 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我當即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扎營寨餘眾八面埋伏九里山前十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既寫風又寫月忙

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得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火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曹操分撥八面之將前張飛左冲右突前遮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降去了正是朱靈路昭及車曹所領之兵也飛正殺間逢着徐晃大殺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住尋思無路只得望砭礪山而去按下張飛下說玄德引兵劫寨將近寨門忽然喊聲大震後面衝出一軍先截去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追來玄德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敘張飛處既詳敘玄德處不得不略早望

見小沛城中火起順筆虛寫便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
 曹軍漫山寨野截住去路亦虛寫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
 黨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往依棲別作良圖還記磐河相遇時
 相隨也伴事急且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
 逃李典攔將從騎去了李典在正北夏侯惇在東北夏侯淵在西北
 亂且不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門吏問
 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到
 來即便開門出迎譚驍勝乃翁而乃接入公解細問其故玄德備
 言兵敗相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
 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平原界口袁紹親自引眾出鄴郡三十里
 迎接玄德回想虎牢關時真玄德拜謝紹忙答禮曰昨為小兒抱病
 有失救援於心快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恩禮多

無玄德曰孤窮劉備玄德此時止剩一身自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
 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天子不能保其一貴妃董承等不能
 乎夫人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慙逕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

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按下玄德下且說曹操當夜取了
 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
 了徐州曹操大軍入城安民已畢隨喚眾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
 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速取恐為袁紹所竊或已知備之
 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欲得之以為己用不若令人說之使降
 亦大難事欲說降關公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曹操但知其武藝人
 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
 說之眾視之乃張遼也回想白門樓相救之事已程昱曰文遠雖與
 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路

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整備高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鯨魚

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雲長本來事漢何云降漢降漢云者特爲不降曹三字下一註脚耳曹操借一漢字籠絡天下雲長卽提一漢字壓倒曹操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名爲降漢而實則降曹者也呂布袁術等輩不降曹而亦不降漢者也華歆王朗郭嘉程昱張遼許褚等輩不知有漢而但知有曹者也荀彧荀攸誤以爲漢卽是曹曹卽是漢而不知漢必非曹曹必非漢者也漢是漢曹是曹將而

下劃然分開較然明白是雲長十分學問十分見識非熟讀春秋不能到此

關公三事之約先有張遼三罪之說以引起之張遼三罪第一是負皇叔第二是陷二嫂第三是不能匡扶漢室關公三事首言歸漢次言保嫂未言尋兄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嚴男女之別第三明兄弟之義以張遼所云第三者爲第一以張遼所去第一者爲第三而曹操聽之不以第一事爲難獨以第三事爲難不知第三事卽在第一事中矣操曰漢卽吾也此特奸雄欺人之語而關公以皇叔爲漢不以曹操爲漢旣云歸漢不歸曹是到底歸劉不歸操耳

劉備與董承同謀儼然列七人之數而曹操於董貴妃則殺之於五家七口則殺之獨至甘糜二夫人不惟不殺又加禮焉

何也曰此非愛立德而獨能忘其讐乃愛關公而以此結其心也故凡操之不殺甘糜者爲關公也使關公而死於土山之圍則甘糜二夫人其不同於董貴如與五家七百日者幾希矣觀雲長秉燭達旦一事操欲亂其上下內外之禮設心亦甚惡矣思立德讐立德故欲以此辱立德愛關公敬關公而又欲以此試關公奸雄之奸真是如鬼如蜮

關公受袍則內之受馬則拜之一舉一動處處不忘兄長何其恩義之篤耶樂莫樂於新相知凡今之人喜新而棄舊者多矣讀我行其野之篇諷習習谷風之什令人嘆想雲長之不置也立德既在袁紹處則袁之將卽劉之將也關公而殺袁之將是卽殺劉之將也使紹因顏良之死而殺立德與關公殺之何異然此不得爲關公咎也紹之納備雖有倘不如意當來相投之

語而第一次致書發兵而不戰第二次致書并兵亦不發關公此時安知備之必投紹紹之必納備乎曹操軍中細作料已探知而奸如曹操又何難蒙蔽關公之耳目而不使之知乎關公曰我當立功報曹而後去則其殺袁將者正謂歸劉地耳曹操知之欲借此以絕其歸劉之路關公不知欲借此以遂其歸劉之心故曰不得爲關公咎也

曹操厚待雲長袁紹亦厚待立德然曹操則始終不渝袁紹則忽而加禮忽而欲殺主張不定袁曹優劣又見於此

却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非智謀不能取之今可卽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入下邳見關公只說是逃回的伏於城中爲內應却引關公出戰詐敗佯輸誘入他處以精兵截其歸路然後說之可也此計亦甚善操聽其謀卽令徐州降兵數十徑投下邳來降關公關公

以為舊兵留而不疑程昱所以欲次日夏侯惇為先鋒領兵五千來

搦戰關公不出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非罵不足關公大怒引三千

人馬出城與夏侯惇交戰約戰十餘合惇撥回馬走關公趕來惇且

戰且走關公約趕二十里恐下邳有失提兵便回公亦見及此只聽

得一聲砲響左有徐晃右有許褚兩隊軍截住去路關公奪路而走

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箭如飛蝗關公不得遇勒兵再回徐晃許

褚接住交戰關公奮力殺退二人引軍欲回下邳夏侯惇又截住

殺公戰至日晚無路可歸只得得到一座土山引兵屯於山頭權且少

歇曹兵團圍將土山圍住此時甘糜二嫂失陷城中矣前張飛失

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只教舉火以惑關

公之心不從曹操一邊特敘起却關公見下邳火起心下驚惶不得

下邳著急更為連夜幾番衝下山來皆被亂箭射回捱到天曉再欲

整頓下山衝突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視之乃張遼也關公迎謂曰

文遠欲來相敵耶其已度人各為遼曰非也想故人舊日之情特來

相見遂棄刀下馬與關公敘禮畢坐於山頂公曰文遠莫非說開某

乎不是敵便是說開公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

兄此時語氣落落難合遼曰不然昔日蒙兄救弟今日弟安得不救

是開樓事一捉公曰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既非敵又非說則是助矣

知存亡翼德未知生死昨夜曹公已破下邳軍民盡無傷害差人護

衛立德家眷不許驚擾先言二嫂無如此相待弟特來報兄二句又

妙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助竟不是敵不是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

汝當速去吾即下山迎戰凜凜數語至今張遼大笑曰兄此言豈不

為天下笑乎公曰吾仗忠義而死安得為天下笑遼曰兄今即死其

罪有三凡說英雄人譽之不動責之則動甘言公曰汝且說我那三

罪遼曰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

死戰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復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

其罪一也是玄德若生開公安得獨死劉使君以家眷付托於兄

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却使君依托之重其罪二也是公死而

亦死是公有憾於死儻公死而二夫兄武藝超群兼通經史不思共

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開公心存漢室遼即以漢室二字動之兄有此三罪弟不得不告

公沉吟曰汝說我有三罪欲我何如遼曰今四面皆曹公之兵兄若

不降則必死徒死無益不若且降曹公却打聽劉使君音信如在何

處即往投之此二句方刺一者可以保二夫人二者不肯桃園之約

三者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兄宜詳之三便又以三罪中第一為第

二錯綜得妙古人本無印板說公曰兄言三便吾有三約若丞相能

從我即當卸甲如其不允吾寧受三罪而死遼因三罪說出三便公

遼曰丞相寬洪大量何所不容願聞三事公曰一者吾與皇叔設誓

共扶漢室吾今只降漢帝不降曹操辨君臣之分二者二嫂處請給皇叔

俸祿養贍一應上下人等皆不許到門嚴男女之義三者但知劉皇叔去

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明兄弟三者缺一斷不肯降又遠急

急回報張遼應諾遂上馬回見曹操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操笑曰

吾為漢相漢即吾也曹操欺天下而天下此可從之第一件似遼又

言二夫人欲請皇叔俸給并上下人等不許到門操曰吾於皇叔俸

內更加倍與之至於嚴禁內外乃是家法又何疑焉第二件直遼又

曰但知立德信息雖遠必往操搖首曰然則吾養雲長何用此事却

難從操之所難正遼曰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劉立德待雲

難從在第三件

第一才子書

卷之四

長不過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何憂雲長之不服也為後
袍贈金贈馬操曰文遠之言甚當吾願從此三事張遼再往山上回
報開公開公曰雖然如此暫請丞相退軍容我入城見二嫂告知其
事然後投降幾於三事之張遼再回以此言報曹操操即傳令退軍
三十里好雄荀彧曰不可恐有詐操曰雲長義士必不失信曹操生
待人獨於開遂引軍退關公引兵入下邳見人民安妥不動應前張
公則信之軍民盡竟到府中來見二嫂甘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急出迎之
無傷害公拜於階下曰使二嫂受驚某之罪也二夫人曰皇叔今在何處公
曰不知去向二夫人曰二叔今將若何公曰關某出城死戰被困土
山張遼勸我投降我以三事相約曹操已皆允從故特退兵放我入
城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事嫂如事兄稟命于二夫人問那
三事開公將上項三事備述一遍甘夫人曰昨日曹軍入城我等皆

以為必死誰想毫髮不動一軍不敢入門應前張遼所叔既已領
諾何必問我二人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曹操難在弟
亦疑操之難公曰嫂嫂放心關某自有主張斬將伏筆二夫人曰
於第三事叔叔自家裁處凡事不必問俺女流女流偏要描口只此關公辭退
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操自出轅門相接關公下馬八拜操慌忙答
禮開公曰敗兵之將深荷不殺之恩操曰素慕雲長忠義今日幸得
相見足慰平生之望與袁紹接立德語相似然紹繁關公曰文遠代
稟三事蒙丞相應允諒不食言禮虛文操深心厚操曰吾言既出安敢失信關
公曰開某若知皇叔所在雖蹈水火必往從之得將第三事此時恐
不及拜辭伏乞見原為後文不操曰立德若在必從公去但恐亂
軍中亡矣公且寬心尚容緝聽亦妙關公拜謝操設宴相待次日班
師還許昌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

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

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

操以三事中第二事試之

操見公如此愈

加敬服既到許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關公分一宅為兩院內門

撥老軍十人把守關公自居外宅引關公朝見獻帝帝命為偏將

軍公謝恩歸宅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臣武士以客禮待關公延之

上座

禮貌不足

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

金帛不足以動之關公自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

○為後對金伏筆

又送美女十人使侍開公關公盡送入內門令伏侍二嫂

却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動問二嫂安否二夫人回問皇

好色不足

以昨之

叔之事畢曰叔叔自便關公方敢退回

今天下有如

操聞之又嘆服

關公不已一日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品取異錦

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公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

衣錦尚綱非惡其文

之著惡其操笑曰雲長何如此之儉乎公曰某非儉也舊袍乃劉皇

叔所賜某穿之如見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故

穿於上

至性至情讀至

操嘆曰真義士也然口雖稱羨心實不悅一

日關公在府忽報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不知為何請將軍速入開

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問二嫂為何悲泣甘夫人曰我夜夢皇叔身

陷於土坑之內覺來與糜夫人論之想在九泉之下矣是以相哭

董

有夢甘夫人亦有夢董之夢以吉反凶關公曰夢寐之事不可憑信

甘之夢似凶反吉

長夢短各自成趣

此是嫂嫂想念之故請勿憂愁正說間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

公辭二嫂往見操操見公有淚容

前不叙關公不淚此於曹操眼

其故公曰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操笑而寬解之頻以酒相

勸公醉自綽其髯而言生不能報國家而背其兄徒為人也

酒後心

綽髯寫闕

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

不慰其言中之意而但問其手中

公如畫操問曰雲長髯有數乎

不慰其言中之意而但問其手中

之法人解悶公曰約數百根每秋月約退三五根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

恐其斷也陸士龍自愛其鬚惟公亦然操以紗錦作囊與關公護鬚媚其人非媚其鬚媚人當

如是矣次日早朝見帝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帝問之關公奏

曰臣鬚頗長丞相賜囊貯之帝令當殿披拂過於其腹帝曰真美髯

公也此鬚既貯相囊又經御賞鬚之遭際可謂獨奇因此人皆呼為美髯公問筆趣甚忽一日操

請開公宴臨散送公出府見公馬瘦操曰公馬因何而瘦關公曰賤

軀頗重馬不能載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備一馬來須臾牽至那馬身

如火炭狀甚雄偉操指曰公識此馬否公曰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

乎自白門樓後此馬不現操曰然也遂并鞍轡送與關公人擇主馬亦擇主幸哉赤

兔今乃得其主矣赤面人關公再拜稱謝操不悅曰吾累送美女

金帛公未嘗下拜公平日之不輕下拜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

人而貴畜耶今在曹操口中補出關公曰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長下

與之訣曰吾隨軍而去勝則威無不加敗則一身不保矣眾皆下淚

送之與憲太哭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進攻白馬沮受諫曰顏良性

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曰吾之上將非汝等可料大軍進發至黎陽

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曹操商議與兵抵敵關公聞知遂入相府

見操曰聞丞相起兵某願為前部只為欲去故操曰未敢煩將軍早

晚有事當來相請關公乃退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路又連

接劉延告急文書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劄住又是一山遙

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回顧

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今可與顏良一戰宋憲

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於旗門下見宋憲馬至良

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

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我同伴願去報讐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

下

陣前大罵顏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呂布之馬已於關公所騎呂布之將又為顏良所殺操曰今誰敢當之徐晃應聲而出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寫得顏良聲勢越視得雲長聲勢正與寫華雄一樣筆法諸將慄然曹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操見連折二將心中憂悶程昱曰某舉一人可敵顏良操問是誰昱曰非關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功便去昱曰劉備若在必投袁紹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備既死雲長又安往乎是直欲借雲長之手以殺操大喜遂差人去請關公關公即入辭二嫂二嫂曰叔今此去可打聽皇叔消息早為後關公領諾而去提青龍刀上赤兔馬北關公第一次試馬引從者數人直至白馬來見曹操操叙說顏良連誅二將勇不可當持請雲長商議關公曰容某觀之操置酒相待忽報顏良搦戰操引關公上山觀看操與關公坐諸將環立所謂以客禮相待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

上

可一日而見面矣非為馬而拜也操愕然而悔關公辭去後人有詩歎曰

威傾三國著英雄 一宅分居義氣高
奸相枉將虛禮待 豈知關羽不降曹

操問張遼曰吾待雲長不薄而彼常懷心去何也遼曰容某探其情次日往見關公禮畢遼曰我薦兄在丞相處不曾落後公曰深感丞相厚意只是吾身雖在此心念皇叔未嘗去懷心口如一遼曰兄言差矣處世不分輕重非丈夫也玄德待兄未必過於丞相兄何故只懷去志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劉皇叔厚恩誓以共死可背之吾終不留此要必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去耳出言如金石遼曰倘玄德已棄世公何所歸乎公曰願從於地下不負桃園同死之盟遼知公終不可留乃告退回見曹操具以實告操歎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

義士也關公之義能荀彧曰彼言立功方去若不教彼立功未必便

去操然之按住雲長一邊却說玄德在袁紹處且又煩惱紹曰玄

德何故常憂玄德曰二弟不知音耗妻小陷於曹賊玄德處先說

上不能報國下不能保家安得不憂紹曰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方

今春暖正好興兵便商議破曹之策田豐諫曰前操攻徐州許都空

虛不及此時進兵今徐州已破操兵方銳未可輕敵不如以久持之

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田豐第一次不欲戰第二次欲戰今第三紹

曰待我思之因問玄德曰田豐勸我固守何如玄德曰曹操欺君之

賊明公若不討之恐失大義於天下玄德只以衣紹曰玄德之言甚

善遂欲興兵田豐又諫紹怒曰汝等弄文輕武使我失大義田豐頓

首曰若不聽臣良言出師不利紹大怒欲斬之玄德力勸乃囚於獄

中不聽其言又辱其身待沮受見田豐下獄乃會其宗族盡散家財

勢旗幟鮮明鎗刀森布嚴整有威乃謂關公曰河北人馬如此雄壯

關公曰以吾觀之如土雞瓦犬耳語殊趣○雞犬矣又以操又指曰

糜蓋之下綉袍金甲持刀立馬者乃顏良也關公舉目一望謂操曰

吾觀顏良如插標賣首耳山前顏舖出賣首級不誤主顧○關公出

標矣賣首之操曰未可輕視語亦甚風流然則世之建虛名者大半皆

不才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來獻丞相張遼曰軍中無戲言雲長不

可忽也亦激他關公奮然上馬倒提青龍刀跑下土山來鳳目圓睜

鬚眉直豎直衝彼陣河北軍如波開浪裂關公徑奔顏良顏良正在

麾蓋下見關公衝來方欲問時關公赤兔馬快早已跑到面前顏良

措手不及被雲長手起一刀刺於馬下殺得出其不意忽地下馬割

了顏良首級拴於馬項之下插標賣首今已被飛身上馬提刀出陣

如入無人之境描寫神威真河北兵將大驚不戰自亂曹軍乘勢攻

第一才子書 卷之四

擊死者不可勝數馬匹器械搶奪極多關公縱馬上山眾將盡皆稱
賀公獻首於操前操曰將軍真神人也關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張
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如探囊取物耳既念其兄又誇其弟
也○探囊取物與插標賣首正映射成趣○敘關公一操大驚回顧
邊太熱覺翼德一邊太冷却從關公口中突然一提左右曰今後如遇張翼德不可輕敵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為長坂橋
伏却說顏良敗軍奔回半路迎見袁紹報說被赤面長鬚使大刀一
勇將不知其名但言其狀在河北匹馬入陣斬顏良而去因此大敗
紹驚問曰此人是誰沮受曰此必是劉立德之弟關雲長也紹大怒
指立德曰汝弟斬吾愛將汝必通謀留爾何用喚刀斧手推出立德
斬之使袁紹此時果殺立德雲長知之必立誓報讐務殺袁紹而後
是之計真正是
是之計真正是
初見方為座上客 此日幾同階下囚

未知立德性命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今人見關公為漢壽亭侯遂以漢為國號而直稱之曰壽亭侯
即博雅家亦時有此此起於俗本演義之誤也俗本云曹瞞鑄
壽亭侯印貽公而不受加以漢字而後受是齊東野人之語讀
者不察遂為所誤夫漢壽地名也亭侯爵名也漢有亭侯鄉侯
通侯之名如孔愉為餘不亭侯鍾繇為東武亭侯立德為宜城
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費禕會諸將于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
漢壽之亭侯耳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侯為名耳雞籠山關廟
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於外

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俗本之誤
今依古本校正

曹操棄糧與馬以餌敵捐金與印以餌士同一餌也欲殺之則
餌之欲用之則亦餌之然文醜為操所餌關公必不為操所餌
操亦無可如何耳

顏良之死出其不意文醜之死則非出其不意也使醜亦如龔
都之以立德消息告雲長則必不至於死故公之刺顏良或為顏
良惜公之誅文醜更不得為文醜惜關公之斬袁將者再袁紹
之欲殺立德者亦再立德此時其不死也間不容髮而關公陷
於不知直待見孫乾遇龔都而始知我之所以報曹操者幾至
於殺立德則安得不流涕北顧奮然而決去哉即使曹操追公
而殺之公所不顧也即袁紹雙公而殺之亦公所不顧也前之

愛一死所以全其嫂今之輕一死所以報其兄觀其見兄一面
萬死不辭之語真一字一血淚矣

曹操一生奸偽如鬼如蜮忽然遇著堂堂正正凜凜烈烈皎若
青天明若白日之一人亦自有珠玉在前覺吾形穢之愧遂不
覺愛之敬之不忍殺之此非曹操之仁有以容納關公乃關公
之義有以折服曹操耳雖然吾奇關公亦奇曹操以豪傑折服
豪傑不奇以豪傑折服奸雄則奇以豪傑敬愛豪傑不奇以奸
雄敬愛豪傑則奇夫豪傑而至折服奸雄則是豪傑中有數之
豪傑奸雄而能敬愛豪傑則是奸雄中有數之奸雄也

人情未有不愛財與色者也不愛財與色未有不重爵與祿者
也不重爵與祿未有不重人之推心置腹折節敬禮者也曹操
所以駕馭人才籠絡英俊者恃此數者已耳是以張遼舊事呂

布徐晃舊事楊奉賈詡舊事張繡文聘舊事劉表張郃乃袁紹之舊臣龐德乃馬超之舊將無不棄故從新樂為之死獨至關公而心戀故主堅如鐵石金銀美女之賜不足以移之偏將軍漢壽亭侯之封不足以動之分庭抗禮杯酒交歡之異數不足以奪之夫而後奸雄之術窮矣奸雄之術既窮始駭天壤間不受駕馭不受籠絡者乃有如此之一人即欲不吁嗟景仰安可得乎

來得明白去得明白推斯志也縱無二嫂之羈絆而孑然一身亦必不給曹操而遁去也明知袁紹為曹操之讐而致書曹操明明說出更不隱諱不知兄在則斬其將既知兄在則歸其處心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有人如此安得不與日月爭光

却說袁紹欲斬玄德玄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

之情耶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赤面長鬚之人即為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

此時雲長尚在疑似之間故玄德只說不是雲長以

之人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受曰誤聽汝言險殺好

人而進曰顏良與我如兄弟今被曹操所殺我安得不雪其恨玄德視

其人身長八尺面如獬豸乃河北名將文醜也

文醜之意只在報顏良之讐更不去打聽

便渡黃河追殺曹賊沮授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為上

策若輕舉渡河設或有變眾皆不能還矣

皆是汝等遲緩軍心遷延日月有妨大事豈不聞兵貴神速乎

神速何以前番沮受出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

乎與田豐以杖擊地遂托疾不出議事玄德曰備蒙大恩無可報效

第一才子書 卷之四

意欲與文將軍同行一者報明公之德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玄德重在此句紹喜喚文醜與立德同領前部文醜曰劉立德屢敗之將於軍不利既主公要他去時某分三萬軍教他為後部若使玄德在前於文醜不至於死於是文醜自領七萬軍先行令立德引三萬軍隨後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倍加欽敬表奏朝廷封雲長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爵名俗本此處多訛今依鑄印送開公中張本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醜渡黃河已據延津之上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然後自領兵迎之傳下將令以後軍為前軍以前軍為後軍文醜與玄德分前後軍曹操糧草先行軍兵在後得譎詐呂虔曰糧草在先軍兵在後何意也操曰糧草在後多被探掠故令在前此是假話虔曰倘遇敵軍劫去如之奈何操曰且待敵軍到時却又理會只不說明虔心疑未決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壘至延津操在後軍聽得前軍發喊急教人看時報說河北大將文

醜兵至我軍皆棄糧草四散奔走後軍又遠將如之何操以鞭指南阜曰此可暫避譎詐得妙人馬急奔土阜操令軍士皆解衣卸少歇盡放其馬既棄糧草又棄馬真令人不測文醜軍拚至眾將曰賊至矣可急收馬匹退回白馬荀攸急止之曰此正可以餌敵何故反退荀攸獨知曹操之意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攸知其意不復言曹操只不文醜軍既得糧草車仗又來搶馬軍士不依隊伍自相雜亂曹操却令軍將一齊下土山擊之文醜軍大亂曹兵圍裹將來文醜挺身獨戰軍士自相踐踏文醜止遏不住只得撥回馬走曹操能兵操在土阜上指曰文醜為河北名將誰可擒之張遼徐晃飛馬齊出大叫文醜休走文醜回頭見二將趕上遂按住鐵鎗拈弓搭箭正射張遼徐晃大叫賊將休放箭張遼低頭急躲一箭射中頭盔將簪纓射去遼奮力再趕坐下戰馬又被文醜一箭射中面頰那馬跪倒前蹄張遼落地文醜回馬復來徐晃急

輪大斧截住，斫殺只見文醜後面軍馬齊到，晃料敵不過撥馬而回。
文醜沿河趕來，此亦先寫文醜聲勢，忽見十餘騎馬旗號翩翩，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乃關雲長也。時又自一樣氣色。大罵賊將休走，與文醜交馬戰不三合，文醜心慌撥馬遶河而走。關公馬快趕上，文醜腦後一刀將文醜斬下馬來。文醜此時若以玄德消息，不至於死矣。曹操在土阜上見關公砍了文醜大驅人馬，拚殺河北軍大半落水。沮受言不處方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如垂棘之璧。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正殺之間，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讀者至此必謂前面哨馬探知報與玄德云，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醜，但聞其形，玄德慌忙驟馬來看，隔河望見一簇人馬往來如飛，旗上寫着漢壽亭侯關雲長七字，但見其旗，玄德暗謝天地曰：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知其必不降操也。欲待招呼相見，被曹兵大隊擁來，只得收兵回去。此時

宜必相見矣，而竟不相見，方喜在原之歎。袁紹接應至官渡，下定寨柵，郭圖審配入見袁紹，說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醜，劉備伴推不知。袁紹大怒罵曰：大耳賊焉敢如此！少頃玄德至，紹令推出斬之。讀者至此為立關公吃嚇又代，玄德曰：某有何罪？紹曰：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如何無罪？玄德曰：容伸一言而死。曹操素忌備，今知備在明公處，恐備助公，故特使雲長諸殺二將，公知必怒，此借公之手而殺劉備也。願明公思之。惟是所言不袁紹曰：立德之言是也。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第二番欲殺又喝退左右，請立德上帳而坐。立德謝曰：荷明公寬大之恩，無可補報，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使知劉備消息，彼必星夜來到，輔佐明公，共誅曹操，以報顏良文醜之讐。若何前者雲長尚在，疑似之問，則立德只言不是雲長以解之。袁紹大喜曰：吾得雲長勝顏良文醜十倍也。還記虎牢關前盟，立德修下書劄未

有人送去此時不即寄去紹令退軍武陽連營數十里按兵不動袁紹
此番又是虎頭蛇尾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自已班師回許都大
虎頭蛇尾宴眾官賀雲長之功因謂呂虔曰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乃餌敵之
計也惟荀公達知吾心耳此時方纔說明眾皆歎服正飲宴間忽報汝南有
黃巾劉辟龔都甚是猖獗曹洪累戰不利乞遣兵救之雲長聞之進
曰關某願施犬馬之勞破汝南賊寇惟其急欲報曹操曰雲長建立
大功未曾重酬豈可復勞征進公曰關某久聞必生疾病願再一行
英雄語立德脾肉復曹操壯之點兵五萬使于禁樂進為副將次日
生之歎亦是此意便行荀彧密謂操曰雲長常有歸劉之心倘知消息必去不可煩令
出征操曰今次取功吾不復教臨敵矣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劄
住營寨當夜營外拏了兩箇細作人來雲長視之內中認得一人乃
孫乾也來得突兀關公叱退左右問乾曰公自潰散之後一向踪跡

不聞今何為在此處乾曰某自逃難飄泊汝南幸得劉辟收留孫乾
踪跡只用他口中一句敘出極省筆今將軍為何在曹操處未識甘糜二夫人無恙否
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乾曰近聞立德公在袁紹處欲往投之
未得其便今劉龔二人歸順袁紹相助攻曹天幸得將軍到此因特
令小軍引路教某為細作來報將軍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公可速
引二夫人投袁紹處與立德公相見立德寄書未到孫乾相見在前
知之却從汝南關公曰既兄在袁紹處吾必星夜而往但恨吾斬紹
知之皆出意外二將恐今事變矣恐事變者非恐袁紹殺已也乾曰某當先往探
彼虛實再來報將軍亦探立德尚在袁紹處與否公曰吾見兄長一
面雖萬死不辭言兄長果然在袁紹處則今回許昌便辭曹操也當
夜密送孫乾去了次日關公引兵出龔都披挂出陣關公曰汝等何
故背反朝廷都曰汝乃背主之人何反責我關公曰我為何背主都

曰劉立德在袁本初處汝却從曹操何也孫乾在營中密語龔都在陣上明言○為後文軍士
報二夫關公更不打話拍馬舞刀向前龔都便走關公趕上都回身
告關公曰故主之恩不可忘也公當速進我讓汝南讓汝南者欲其立功報曹以便
速去關公會意驅軍揜殺劉龔二人佯輸詐敗四散去了雲長奪得
州縣安民已定班師回許昌曹操出郭迎接賞勞軍士宴罷雲長回
家參拜二嫂於門外甘夫人曰叔叔兩番出軍可知皇叔音信否公
答曰未也此時不即實關公退二夫人於門內痛哭曰想皇叔休矣
二叔恐我姊妹煩惱故隱而不言將聞喜信反先痛哭正哭間有一
隨行老軍聽得哭聲不絕於門外告曰夫人休哭主人見在河北袁
紹處不用關公說知却用軍夫人曰汝何由知之軍曰跟關將軍出
征有人在陣上說來應龔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皇叔未嘗負汝汝
今受曹操之恩頓忘舊日之義不以實情告我何也關公頓首曰兄

今委實在河北未敢教嫂嫂知者恐有泄漏也恐有泄漏者公意曹
耳豈知操固與事須緩圖不可欲速為欲待孫乾回報甘夫人曰叔
程昱籌之熟耳宜上緊公退尋思去計坐立不安原來于禁探知劉備在河北報與
曹操公則必待孫乾報而後知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關公正悶坐
張遼入賀曰聞兄在陣上知立德音信特來賀喜公方欲秘之而關
公曰故主雖在未得一見何喜之有遼既明言公遼曰兄與立德交
比弟與兄交何如公曰我與兄朋友之交也我與立德是朋友而兄
弟兄弟而主君臣也豈可共論乎看他輕重較然只二語遼曰今立
德在河北兄往從否關公曰昔日之言安肯背之文遠須為我致意
丞相直心張遼將關公之言回告曹操操曰吾自有計留之恐亦無
矣且說關公正尋思間忽報有故人相訪讀者至此必謂及請入却
不相識奇關公問曰公何人也荅曰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關

公大驚急退左右問曰先生此來必有所為震出書一緘遞與關公
公視之乃立德書也立德寄書人直至此處方其畧云

備與足下自桃園締盟誓以同死今何中道相違割恩斷義君必
欲取功名圖富貴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兩番幾被袁紹所書不

盡言死待來命

關公看書畢大哭曰不哭某非不欲尋兄奈不知所在也安肯圖富

貴而背舊盟乎既得此書則知立德尚在袁紹處不必震曰立德望

公甚切公既不肯舊盟宜速往見關公曰人生天地間無終始者非

君子也吾來時明白去時不可不明白明明白白是公今吾作書煩

公先達知兄長容某辭却曹公奉二嫂來相見震曰倘曹操不允為

之奈何陳震之意公不告而竟去公公曰吾寧死豈肯久留於此言

死則必告不震曰公速作回書免致劉使君懸望關公寫書答云

竊聞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羽自幼讀書粗知禮義觀羊角哀左伯

桃之事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前守下邳內無積粟外無援兵欲

即効死奈有二嫂之重未敢斷首捐驅致負所託故爾暫且羈身

冀圖後會近至汝南方知兄信即當面辭曹公奉二嫂歸羽但懷

異心神人共戮披肝瀝膽筆楮難窮瞻拜有期伏惟照鑒立德來

公眼中看出關公答書即從關

陳震得書自回關公入內告知二嫂隨即至相府拜辭曹操知來

意乃懸道避牌於門操所謂有計留之者別無他關公快快而回命

舊日跟隨人役收拾車馬早晚伺候分付宅中所有原賜之物盡皆

留下分毫不可帶去澄然以清次日再往相府辭謝門首又挂迴避

牌操此時留公關公一連去了數次皆不得見省乃往張遼家相探

欲言其事遼亦託疾不出此想亦曹關公思曰此曹丞相不容我去

之意我去志已決豈可復留即寫書一封辭謝曹操書畧曰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

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見在袁紹軍中明明說出回思昔日

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

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異日為後文華容道伏線

寫畢封固差人去相府投遞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一一封置庫中

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封金掛印至今請二夫人上車關公上赤兔

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徑出北門果於去勇

躊躇疑沮於其去門吏擋之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退避先為五

引一作關公既出門謂從者曰汝等護送車仗先行但有追趕者吾自

當之勿得驚動二位夫人從者推車望官道進發却說曹操正論關

公之事未定左右報關公呈書操即看畢大驚曰雲長去矣四字有無限愛

借無限嗟呀之意忽北門守將飛報關公奪門而去車仗鞍馬二

十餘人將人數在北門守皆望北行北門守將來又關公宅中人來報

說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美女十人另居內室此得又於關公宅

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丞相所撥人役皆不帶去只帶原跟從人

及隨身行李出北門去了關公宅中入來報是第三段只關公一去

得英烈眾皆愕然一將挺身出口某願將鐵騎三千去生擒關某獻與

丞相眾視之乃將軍蔡陽也預為後文斬正是

欲離黃丈蛟龍穴 又遇三千狼虎兵

蔡陽要趕關公畢竟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